



DARK PASSAGES

黑暗之影

(美) 凯瑟琳·斯考特◎著
余玉清◎译

KATHRYN LEIGH SCOTT

◆ 漓江出版社

DARK PASSAGES

黑暗之影

(美) 凯瑟琳·斯考特◎著
余玉清◎译

KATHRYN LEIGH SCOTT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暗之影/(美)斯科特(Scott, K. L.)著;余玉清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07-6171-4
I. ①黑… II ①斯…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1312号

DARK PASSAGES by KATHRYN LEIGH SCOTT

Copyright © 2011 BY KATHRYN LEIGH SCOT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OOKS CROSSING BORDER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credit of photo goes to Douglas Kirkland

桂图登字: 20-2012-152

黑暗之影

作 者 (美) 凯瑟琳·斯科特 (Kathryn Leigh Scott)

译 者 余玉清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王 楠 甘慧君

责任校对 徐 明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6171-4

定 价 32.0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引 子

我管我自己叫梅格·哈里森，虽然这不是我出生时父母起的名字。除了吸血鬼外，没有名字适合我，不过这个称呼也很难说明我究竟是什么。当然，我并非民间传说所描述的为了生存每天夜里从坟墓里爬出来去吸动物血的死人，也不是那种靠骚扰他人以满足其邪恶念头的怯弱之辈。我是一个活生生的、发育正常、生活在人们中间的——非人。我的生活起居与大多数同龄人没什么两样，不知道自己有不死的过去。虽然我主要的身体构成与外貌和凡人一样，但从根本上讲我是个非人。

我母亲露丝将她的本领传给了我，却没有给过我什么指导。迄今为止，我所走的路全靠我自己摸索，我知道我是属于由吸血鬼母亲生在普通人家里并且拥有人类身体的一类。我是典型的北欧高加索人的体形，不过有些晚熟。发现我的特异本领并驾驭它们并不容易，但我不可中途放弃。

接下来我在普通人中间的生活将取决于我对吸血鬼本领的掌握如何。

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起先我长得并不起眼——体育课排队时总是排在最前头的小不点，牙齿生得歪歪扭扭，脸长得胖乎乎的。少年时代我过得并不容易，我的感觉特别敏锐，尤其是听觉。那些心眼

坏的女孩低声嘀咕、说三道四的时候我听得一清二楚。当然，我会报复，她们的午餐券、眼镜会不翼而飞，崭新的鞋子会莫名其妙地冒出泥浆来。但事后我往往感到很后悔，这显然是正常人的反应。

从幼儿园起我就认识玛丽琳，她一直把我当朋友对待，但我很对不住她。她说我这个人总是让她琢磨不透，这样也好。有时为了寻开心我会吓唬吓唬她。一天早上在路过玉米地去双湖小学上学的路上，玛丽琳突然歇斯底里地叫起来。我们看到一只兔子拼命地挣扎，试图将后腿从猎兽夹中挣脱出来。在玛丽琳跑来跑去找东西、想要把尖锐的金属装置撬开的时候，我跪在地上将嘴唇紧紧对着从兔子毛皮流出的热乎乎的血。这是白捡的便宜，几乎和在路上撞死的动物一样。“不浪费，不愁缺”，我想，一边舔喝兔子的血一边用手指试图松开野兽夹的弹簧。

“你在下面干吗呀？”玛丽琳尖声叫道。我在兔子的毛皮上将嘴上的血揩干，举起软绵绵的兔子给她看。“你不是在给它做人工呼吸吧？”

“怎么会呢，它肯定会踢我的。”我回答道，看着她惊愕的眼睛，“只是不忍心看到下面的小东西在猎兽夹上扑腾挣扎。”

“快放下！扔掉它！看你身上全是黏糊糊的血！”

刚才还很关心救助小兔子的玛丽琳厉声责备道，她害怕我因触摸兔子而染上疾病什么的。事实上，我已经吸了一盎司未提炼的纯燃料。兔子出这点血没什么大不了，我也饶了它一命，在我看来这是一宗双方都划算的买卖。

燃料加满了，在接下的垒球课上，我竟将球踢过了树顶（我也说不清楚怎么会那样！），放学后我兴奋莫名，在游泳池里游了好几圈。让人琢磨不透是我最好的掩饰，堂而皇之的撒谎也很管用。再说，我不好意思向玛丽琳挑明我是吸血鬼这事，这样会伤她的心。如

果她知道真相，害怕倒不至于，她会把它当作一种正义的挑战去面对。她会用一种“这是为了你好”的态度想法子把我变成正常人，尽管做不到，她总认为自己最正确。

我生下来如此，根本不可能改变。我的本质如此强大，无论在我的意识中承不承认我的真实本性，控制我的始终是构成我的元素。我不可能改变本来的我，虽然玛丽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还是我自己。

与一般的吸血鬼故事所讲的不一样，对我而言白天从来就不是问题，我不担心阳光会把我化成灰烬。虽说我天性喜欢夜晚，但我是在农场长大的孩子，农场生活的一切都必须白天进行。另外，阳光是我能量的来源，而不会把我晒黑。太阳照在身上我既不变黑也不会被灼伤。不过在太阳照射下，我的脸上、身上确实会产生一种细腻白皙的保护层，可能这样能保护我这种非人不受太阳光线之害，不会被活活烧死。

生为吸血鬼，我明显嗜血，但相应地我也获得了一种克制自己的能力来控制吸血后所释放的强大能量。即使在没有吸血的时候我也不会生病，只是不能使出我全部的力量而已。从外表看我一切正常，我没有獠牙，6岁换乳齿，门齿很大，盖住了在原来乳齿位置上长出来的输送管。不用说，妈妈从未带我去看过医生或是牙医。坦率地讲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的牙齿根本就不坏，骨头断了也几乎马上能愈合。

我最大的本领在于能和死者进行沟通。那些死去的和刚刚离世的人喜欢找到我，乐意借助我的力量来控制 and 影响事件。作为回报，只要我需要，他们就会来到我身边。外公埃格斯托罗姆是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死者。他生前是一名最轻量级拳击运动员和志愿消防员，他大约是在我弟弟埃迪出生时去世的。我无法想象没有外公埃格斯托罗姆的日子。他为我做过一个装化学用具的柜子，还亲手为我雕刻过玩具鸭子和口哨。外公去世后不久的一天早上，我偷偷地跑进苹果树

林，发现外公埃格斯托罗姆就坐在我上面的苹果树枝杈上。

“我正想您呢。”我说，不知为什么他坐在上面我并不觉得太奇怪。他穿着褪了色的红格子衬衣，袖子卷起，露出鼓鼓的二头肌，头上长着粗硬的白发，成半月形，头和脸红光焕发，气色好极了。他身上仍有股欧石南根老烟斗、烟草和鲁登樱桃润喉糖混合的味道。“我真想您。”

他笑了：“我知道，我正等着你来叫我。”

“我叫过您吗？我怎么可能叫您呢？”

“那我就知道了，”他说，“但我很高兴到这里来。你有什么事吗？”

“只是想再看到您。”突然一只苹果出现在我手里，是那种我想要却得不到的带点粉红的青苹果。我把苹果在手里搓来搓去，两耳嗡嗡作响。“外公，这苹果您是怎么弄到的？”

“你自己弄到的。”他摇摇头，“除了告诉你从哪儿来之外，你妈真该多教你一些东西。这种事我一点不懂，不过你外婆知道，还有你妈也知道。”

“这么说我不是寄养的？”

“你哪有那么好的运气！”他微笑道，“这个你得自己去弄明白。你妈就只能靠自己去悟。你也和她一样。”

假如我外婆没有死于分娩，就能给我妈一些指导，教给我妈如何使用遗传来的本领，我妈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同样，如果不是我妈拼命地想充当正常人，她也会慷慨地给我一些指导。这样在如何吸血以及如何和死者沟通的问题上，我或许能采纳她的一些建议。但是，和我妈一样，在如何使用我的本领上我只能靠自己。

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吸血鬼，因此我有意与世界保持一段距离：总的来说，我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尽管我很少感到孤独。我很善于把任

何事情都放在自己心里，能很好地区分外在的我和内在的我。我想象力丰富，这帮了我的大忙，让我能巧妙地将自己伪装成正常人。所以在学校的戏剧演出中我往往出演主角一点也不奇怪。我怎么能不向往将演戏作为我的职业呢？既然拿定主意做演员，一旦我能够离开明尼苏达州的双湖镇，纽约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什么也阻挡不了我。

性是我没能处理好的问题，因为我现在还是处女。这也是我自己选择的。尽管有欲望，我还是控制了我的冲动，没有和高中时期的准男友埃里克发生性关系。我们是在红鹰超市打零工时认识的，他负责搬运箱子，我是收银员。我们身着番茄红的人造丝工作服，胸前口袋的上方有一只眼睛瞪得大大的鹰的图案。埃里克16岁拿到了民用飞机驾驶员的执照，他花了一个夏天改装他在农场拍卖会上购得的一架泰勒公司1946年制造的小飞机，一心想参加空军。

我俩都害怕一旦发生关系后果将不堪设想：两人将不得不一辈子待在一起，永远也离不开双湖镇了。这种担心是有事实根据的。双湖镇的返校皇后和我们冠军足球队的队长在比赛结束后匆匆赶往爱荷华州结婚，已有3个月身孕的返校皇后邦妮再没回到学校，足球队长罗依也放弃了一所大学的运动员奖学金在自己父亲的加油站找了份差事。埃里克是能生儿育女的人，在这方面我也如同凡人：我俩都认为这件事具有警世意义，像一场没有幸存者的车祸。

我还有另一种担心，即一旦不小心怀孕，我会再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吸血鬼。我会比我妈能更好地抚养一个吸血鬼吗？我可不敢说。再说，妈妈极力跟我强调的一件事是：对于我们这些吸血鬼而言，生孩子可能会导致丧命。“你可能成为我们这些吸血鬼的最后的传人。”她说道，想到这点她显得异常乐观。

尽管经历种种不顺，高中时我开始变得好看了，到18岁我已完全出落成一个大姑娘。我长得像我妈，高挑的个，柔韧的身体，蓝紫色

的眼睛，白皙的皮肤，一头厚厚的红棕色头发。这种奇迹般的变化不可能不为人察觉。我在别人的怂恿下作为双湖镇小姐选美大赛的选手参加了1962年“玉米人节”的活动。身着高中毕业舞会无吊带白色缎子连衣裙加上蓬松式网眼纱的短裙，我赢得了比赛的冠军。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感到惊讶，只有玛丽琳是个例外，她说在她的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震惊。

穿着华丽的服饰，头戴莱茵石头冠，我和埃里克用他新改装好的单引擎固定翼飞机兜了一次风，在空中我们可以视察人口为6790的王国。看到埃里克驾驶飞机纯然快乐的样子，我由衷地享受这次兜风，虽然所看到的景色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

在我所有的本领中，我最看重的或许是我能够离开我的身体在空中飞翔，其速度远远超过埃里克的泰勒飞机。我还可以盘桓在人群的上方或是双湖镇的上空，它给了我凡人们无法获得的独特视角。当我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田野的上空滑翔时，我听到的是来来去去昆虫的声音和鸟的歌声，而不是4缸引擎飞机的沉闷的隆隆机器声。驾驶飞机使埃里克能欣赏空中独有的景色，我也分享他的一份喜悦。

下午，在飞越过一片金黄色的麦地时，一只巨大的秃鹫撞到了飞机的木制螺旋桨，打碎了一只叶片。在鸟撞击飞机的一瞬间，秃鹫和我对视了一下，其眼里露出仇恨和愤怒，我吓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急忙伸出双手做出遮挡的架势。

“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埃里克在旁边说道，声音里有一种平静。

在螺旋桨叶片破碎散落的过程中，秃鹫突然消失了，既看不到内脏的碎片，也未见一片羽毛。飞机引擎隆隆作响，震动得很厉害，我真担心它会从固定架上掉下来。这时我看了埃里克一眼，他脸色发白但并不显得惊慌，他向后猛拉油门，切断了动力。“没事，不要

紧张。”

“这小子真不赖。”外公埃格斯托罗姆又出现了，他坐在表面包着布的机翼的一端，看上去很满意。“这飞机本来就适合做滑翔机，如果你知道如何控制它的话，你就只管欣赏美景吧。”

我真按他说的欣赏起景色来。埃里克轻轻地摆弄着操纵杆，我们滑翔经过一片白桦树林，掠过我父亲的玉米地，在谷仓后面的一块地上平稳着陆了。

“总算把你毫发无损地带回家了。”埃里克说，眉毛里沁透了汗水。说这话时他的手还紧紧握住操纵杆，指关节骨头没有一点血色。我激动不已，靠过去吻了他，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狂喜涌上心头。他居然不需要我帮忙，而他只是一个凡人！

“你想在我们那儿吃晚饭吗？”我问道，抖了抖中学舞会连衣裙的网眼纱。

埃里克和我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离开了家乡，追求我们各自的事业。“你眼睁睁让他溜掉了。”玛丽琳提醒我，“换了其他女孩子一定会抓住他不放的。”他和特罗依·多纳休（美国演员，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孩子心中的白马王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那可不是我俩的想法，我们需各奔前程。唯一我想带去纽约的人是我外公埃格斯托罗姆。就在去机场之前我在苹果树上找到了他。

“对不起，乖孙女，我哪儿也不去。大城市我可受不了。”

“我会孤独的。”

“不会很久。再说，你18岁了，你会有办法的。不过要小心该死的秃鹫，无论它以什么样子出现。”



在我的演艺生涯有起色之前，我在纽约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做兔女郎招待来维持生计，就像在老家双湖镇的弟弟埃迪所调侃的那样：

“半裸着身子跑来跑去，给客人端茶倒水。”

当时我到纽约已有8个多月，刚到纽约的时候正好赶上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10月末的一天早晨，天气非常阴冷。我忽略掉有关导弹危机的头版消息，想在报纸的招聘栏上找一份能糊口且不影响试演和我上表演课的兼职工作。一则花花公子俱乐部招聘试用兔女郎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诚招靓丽女生！把握成名机会！花花公子兔女郎！周薪超过数百美元！

广告中，一位漂亮的拥有深褐色头发的白人女子身着那种一件式的泳衣，两个乳房有一半露在外面。她头上戴着一对兔子耳朵，笑得分外迷人。自从那个夏天在老家双湖镇小姐大赛夺冠后，我知道即使我没有她那样的酥胸，至少我能笑得和她一样甜美，更令我想去应聘的是一行小体字：不需要有做过招待的经验。

我把咖啡一饮而尽，一把抓起紧身舞蹈服，冲出排练俱乐部，急忙赶往离第五大街不远的花花公子俱乐部。排练俱乐部是一家为想进军演艺圈打拼的女孩子们提供膳食的家庭旅馆（当红影星卡罗尔·伯

内特就曾在此寄住过)。如果我能得到那份兼职,我就有钱来租一套自己的公寓,有钱上表演班,说不定还能添置一件冬装。再说,和白天在办公室做临时工相比,晚上上班更适合我。

在第六大道的交通信号灯处,我停下来喘口气,顺便浏览了一下报刊亭的报纸标题。导弹蓄势待发。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陷入古巴僵局。导弹瞄准纽约城。我周围的人们都低着头,步履匆匆地走过。古巴的卡斯特罗和我们的肯尼迪总统是在拿核武器玩一场可怕的斗胆的游戏。我有一种感觉,在古巴,俄国人制造的导弹已做好发射准备,几天之内就可以彻底摧毁这座我已开始渐渐喜欢的城市,随之摧毁的还有我少女时代的梦想。

很快我意识到,对于吸血鬼而言,纽约具有各种你能想到的魅力。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在这个大都市没人认识你,谁也不注意谁。在这里虽然我不能完全随心所欲,但至少我可以不用有那么多戒备,而在老家双湖镇这是不可能的。

在纽约的第一夜,我沐浴着中央公园夜晚清新的空气,第一次饮用了一顿刚毙命的野鸡的血,将尸体留给了捕获野鸡的郊狼。在银色的月光下,加满了燃料的我浑身是劲,我下到池子里和天鹅一起游泳,在黑莓灌木里寻找田鼠。公园周围有一些蜷曲坐在凳子上,或蹲坐在桥下的纸盒子上的人,一身的汗味。我知道,即使他们能看到我,他们见到的不过是一闪而过的阴影。黎明时分,我坐在冰冷坚硬的石头上,等待剧烈的头痛的消退。我查看身上蹭破皮的地方和挫伤,等待它们愈合,我知道前一天晚上有点做过头了。在那之后,我学会了适当地节制,但晚上我照样在外面寻奇探宝。这是不可能马上停下来的!

我看了看阴沉的天空,竭力想象导弹穿过厚厚的云层呼啸而下是番什么样的光景。我很快地意识到我是离爆炸点最近的人,而且还没

待在旅馆里。我想起了长崎遭原子弹袭击后的景象。导弹落下来会怎么样呢？有任何警告吗？无论我有多大的能耐，这些我也无能为力。信号灯变绿，我快步跑过马路，直奔曼哈顿的十字交叉路口。

眼前，我看到参加兔女郎招待面试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转过59号街的街角一直排到第五大街。世界末日来临之前我能得到这份工作吗？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去，站到队里，眼睛透过花花公子俱乐部窗玻璃紧紧盯着里面锃亮的拱形黄铜楼梯，尽量不去想灰暗的天空中会有什么灾难降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危机会过去。穿过头上云层的不是导弹而是明媚的阳光，我也会得到我梦寐以求的兔女郎的工作。

如我所愿，我得到了这份工作。由于在私人俱乐部和酒类经营执照上遇到麻烦，这家新俱乐部的开业推迟了一段时间，我们在这段期间内接受培训，拿最低工资。日复一日，我们身着缎子面料的紧身制装，脚穿细高跟鞋，像在新兵训练营一样练习走路的姿势，学习招牌动作。譬如著名的兔女郎下蹲动作（在为客人端上饮料时双膝并拢，背部向后弯曲和客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兔女郎的坐姿（双膝并拢，背部伸直，坐在栏杆或椅背上）；兔女郎的站姿（模特站立姿势）以及托盘绝活（一只手托举着装得满满的10磅重的盘子，至少要和肩一般高，在拥挤嘈杂的房间内能穿梭自如，胆子小的和四肢无力的可干不了这个活），所有这一切意在凸显身着缎子紧身衣的兔女郎的曼妙轮廓。不用说，托盘绝活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

这些动作姿势还有其他好处，它们能防止乳房从无吊带、装满填充物的罩杯中无意滑落出来，与客人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客人对兔女郎动手动脚，占便宜。培训人员警告我们说，我们衣服后面的毛茸茸的棉尾巴简直就是招客人动手动脚的诱饵，并告诉我们，当有客人经不住诱惑想对我们实施非礼时，我们首先要说：“先生，请不要对

兔女郎动手动脚。”如果这样还不管用，我们可以将装满饮料的盘子砸在试图实施非礼的客人的身上。我对付那些讨厌客人的绝招是将他们的房间钥匙加热到和烙铁一样热，这样要么烧坏他们的礼服，要么在屁股上留下烙印。

到了12月初俱乐部开业的时候，我已经和其他年轻的鸡尾酒兔女郎们混得很熟了。我们兔女郎是一混杂群体，胖瘦、高矮、肤色各不相同。诺妮，牙买加民歌歌手，嗓音嘶哑，褐色的皮肤，是纽瓦克市贫民区长大的孩子。艾莉，纽约东北闸频私立学校毕业，灵活老到，很快成为我们的媒体兔女郎。她已经上了《明星猜猜看》和《加里·默尔访谈录》等节目来为俱乐部做宣传。格劳丽亚，热情活泼，体形匀称，一位家住纽约斯塔腾岛的金发女郎，凡有聚会总少不了她的身影。埃尔克，东德难民，身边带着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艾尔。她是在柏林墙建好的前几天从柏林逃出来的。她嫁给了一位美国大兵，怀上了孩子，但还没等孩子艾尔出生，丈夫就被一场致命的吉普车车祸夺去了性命。

我们的领头人是萨瓦娜，她身材瘦长，是一位来自怀俄明州大草原的女孩，她的摩托车放在员工入口处内。我在俱乐部第一次认识萨瓦娜时，她正出租房屋，她出租的几个楼层位于一家脏兮兮的店面上面，这个地方肮脏破旧，靠近哈得孙河，是曼哈顿的肉类加工区。这是一幢带有护墙楔形板的四层砖结构房，房子摇摇欲坠，位于铺着鹅卵石街道的一角，周围是破烂不堪的仓库和臭气熏天的垃圾。

这地方本来属于萨瓦娜在咖啡店遇到的一位民歌歌手。不久，她就跟他回到他住的地方，搬进去和他住在了一起。当民歌歌手离开这里到外地巡回演出时，她则继续住在那里。最后，他从加利福尼亚北部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他要搬到蒙多西罗。萨瓦娜马上找到房子的房东，用在花花公子俱乐部所挣的钱买下了整幢房子。起初，她把底

楼商店租给了餐馆供应商，为收支相抵，她把房间出租给其他的兔女郎。第一批住进去的是埃尔克和她的孩子。

萨瓦娜搬进去的时候，这房子已有100年，结果证明是了不起的发现。里面到处是角角落落，每个房间都有壁炉，由各种异质材料拼凑成的嵌入墙内的古怪家具摆设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光泽。当萨瓦娜提出租房给我时，我正好求之不得。大家凑钱买食品杂货，饭菜和家里做的一样，也是大家一起出力。萨瓦娜俨然是我们的母亲，每当早晨我们醒来都似乎闻到香喷喷的烤面包和家里做的燕麦片。

但是，寄宿在萨瓦娜的屋子里后，我立刻意识到在那里虽说舒适和安全，但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的监视。刚到纽约不久，还不习惯和家人之外的人住在一起，我不屑掩饰我一些习惯了的偏好。

我饮食不规则，又喜欢夜间外出，这让萨瓦娜受不了。她很纳闷为什么有的晚上我的床上没有人，为什么我能徒手将炉子上烧红的水壶挪开，而手一点事都没有。埃尔克、诺妮和艾莉都租住在萨瓦娜那里，要是她们之中谁看到我做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我总是能找个借口搪塞掉。但在萨瓦娜面前，即使我准备了几十种理由也不管用。

这并不是说萨瓦娜自己就很正常。她喜欢枪，枪法极好。在她的老家怀俄明州，她是在枪械中长大的，我猜她自认为自己就是个警察局长什么的。

夜晚枪声响起，准是萨瓦娜在清除旁边小巷的垃圾桶里爬来爬去的老鼠。她还成功地吓退了她家附近那条很少有行人走动的街角里的叫花子，他们身上臭烘烘的，喜欢点燃垃圾桶里的垃圾，通宵达旦地烤火。

在扮演母亲和警察的双重角色中，萨瓦娜会走到街角将我们吃过的剩菜剩饭送给他们，要他们保证把街道上的垃圾清理干净，不要睡在她的门前。有几次我陪她一起过去，看得出来他们有些怕她。他们

看到过她开枪打死老鼠的样子，我想，他们认为她心里总是充满怒火。

除非我能控制我任性的习惯，否则，我知道我不可能长期住在萨瓦娜那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天鹅绒般的夜空中高悬一轮满月，趁着夜色我半夜里到中央公园游荡，在饱餐一顿松鼠之后才回到萨瓦娜的住处。其他租住在那里的兔女郎都上床睡了，我来到屋顶，坐在烟囱上，数着天上的星星。

很快我听到萨瓦娜推开了带弹簧闩的门。糟了！我可不想被她看见，否则我又要为自己解释半天。我选择一溜了之。

我马上将自己变成一只猫头鹰，这种变法我练习过，但猫头鹰出现在城市中心地区的屋顶上显然很不合适，就像在屋顶上看到兔子、狐狸和狼不合适一样。我想变成松鼠就好了，但已来不及了。我坐在烟囱的边缘，用一只鹰爪紧紧抓住手表，没有手表我变不回来。我真希望萨瓦娜看不到我。我身上的羽毛没有光泽，加上我是静止不动的，她很可能真的看不到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一步一步从楼梯来到屋顶，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梅格，梅格，你在哪？我知道你在屋顶上，我想和你谈谈。”

我没料到会是这样。如果她看到或听到我上了屋顶，我最终还是要向她解释为什么她没找到我。我看到她的视线沿着屋顶四周破旧的砖石结构檐看过去，然后穿过烟囱口和高高的水箱投下的长长的阴影四处找我。此时的萨瓦娜也变成了女猎手，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头慢慢转动，直到她看到我——一只歇脚在烟囱上的猫头鹰。

“你是从哪来的？”她轻轻地对我说道，好像说悄悄话一样，“好漂亮的猫头鹰啊！瞧，你还给自己发了一个亮闪闪的小奖品呢。”

萨瓦娜注意到了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手表，她慢慢地将啤酒瓶放在烟囱口上，叉开双腿，手伸向腰带。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在之前变成的是只老鼠（这种变形我觉得很恶心）的话，我就